



《新论语》出版后,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孔子在《论语》中讲了许多“道理”,如果这些“道理”成立,那么,就应当

能够发展成为“定理”——可以验证,可以运用,可以推演出更多的判断;如果不能,只能说明这些“道理”不成立或过时了。

道理和定理有什么区别呢?道理往往是以“箴言”形式出现的简单陈述句,陈述一个事实或表明一个态度,比如“和为贵”;定理是一个有条件的逻辑判断句,从一个设定条件,推演出更多的判断,比如“我思故我在”。

一个更好的例子,是田忌赛马和博弈论。

“田忌赛马”的故事,已经暗含了博弈论的内核。齐国大将田忌与齐王赛马,就整体而言,他的马跑不过齐王的马,但用了孙臧的对策,以下马对齐王的上马,以中马对齐王的下马,以上马对齐王的中马——结果赢了比赛。

不过,“田忌赛马”的策略,后来并没能发展成为博弈论。

那么,西方现代博弈论比“田忌赛马”的对策多了哪些新的内容呢?

- 1) 建立了博弈的基本模型:局中人、策略、得失、结果;
- 2) 设定了复杂的情景:合作博弈和非合作博弈,完全信息和不完全信息博弈,静态博弈和动态博弈;
- 3) 基本原理经过数理论证(纳什均衡定理)。

从“道理”到“定理”

钱宁

通过这个例子,可以发现,“道理”成为“定理”,需要达到两个目标:

- 1) 将事实的陈述变为逻辑的判断,在不同条件的设置下,可以推断出不同的结果。
- 2) “定理”可以验证,可以反复运用,从而成为分析和解决问题的工具。

孔子学说中的许多重要概念和论述是否能发展成为“定理”?我想,可以。

下面,试以“恕”为例,看看能否从“道理”中总结出“定理”。

近几年,熊建奇的油画“折腾”得十分酣畅,他以其40载的绘画艺术功底,恣意张扬着灰色为主调的魅力,画架上的人物风景,在变幻的色层里,溢满追寻遗忘的情愫,此次画展中的山野风光人物系列组画更透视出画家的气质、天分、修养和才能,以及对生活和艺术的理解与认识,实为精品之作。

走进熊建奇的油画世界

潘伯荣

在甘南草原和西北黄土的主要原因。

《孤独者》是熊建奇完成个性化语言风格的佳作,孤寂凄清的画面上,咆哮的马嘶低垂了下来,游离混沌的眼眸中闪烁着迷茫和不安,仿佛是高傲的贵族内在分裂意识的泄露,只有与驰骋疆场的交流才能获得弥合或缓解。画家以灰色色彩的厚涂与薄罩相结合,层层挤压,质感丰富。细腻之处犹如微风含露,丝丝扣背,又以空灵的背景为垫底,强烈地映衬出马的孤独,悲凉,给人无限的遐想。

由于熊建奇偏爱美国画家安德鲁·怀斯的画风,从中看到了一种与自己心理需求相契合的元素,而这种元素的本质就是人生境遇即便荣华

秋冬季(水彩画)

吴智明



和功名,在心理深处也仍然是孤独的,长期以来,熊建奇以变幻多姿的色调体验其人性的奥秘。在他的画面上,工整与潇洒、雄伟与透逸、丰润与苍劲的处理恰到好处,浑然一体。

《虔诚者》《甘南人家》《铁匠铺》等油画作品,便是他技艺臻于成熟的艺术境界的体现。著名油画家夏葆元先生曾这样评价学生:“熊建奇确是一位有真诚信念与理想的写实主义画家”。

小雪是24节气中的第20个节气,小雪时节(11月22日),也代表一年到了尾声。年关岁末,出门多数时候缩手缩脚,透露出一种冬季特有的萧瑟,小雪将至,天气暗淡光照时有不足,是个囤积抑郁情绪的时节。而美食的温补,恰巧调节了人们的脾胃,统领一天的心情,四条腿的牛羊猪,大量地被消耗,或成了热气腾腾面条上的美味浇头,或被赤酱红椒地大烹大煮,大快朵颐,小雪时节,人又渐渐成了贪吃坚果的小松鼠,瓜子、花生、腰果、杏仁、栗子、白果、核桃……从土地里被采集、挖掘,直至炒熟,由一片片小钞票购得,从各个购

买渠道纷至沓来,填补了我们饥渴的胃,充实了每天的闲暇时光。唐代的陈羽曾经在《夜泊荆溪》中描写过小雪节气,“小雪已晴芦叶暗,长波乍急鹤声嘶。孤舟一夜宿流水,眼看山头月落溪。”古人如此亲近大自然和野性的小动物,把它们与时节的变化记录在诗句里,是最美的日记。



又过小雪

李爱婷

对于我们来说,咸鸭蛋是很普通的食物。用什么过白粥最好,我想该是咸鸭蛋了。可我认为,中国人创造了咸鸭蛋,是对世界饮食的一大贡献。

试想咸鸭蛋除了过白粥之外还有什么用处。首先我就想到蛋黄莲蓉月饼,莲蓉月饼夹进咸味的咸鸭蛋,味道真是妙不可言。而且还有双黄莲蓉,可见得咸鸭蛋和莲蓉凑在一起有多么可贵。咸鸭蛋在烧小菜方面也得上,广

东家庭常吃咸鸭蛋蒸肉饼,我小时候就常吃。我常常奇怪,为什么有咸鸭蛋而没有咸鸡蛋,咸鹅蛋。这也是我国食品专家经过长期摸索,确定鸭蛋制成咸鸭蛋最合适。

鸭子可以烧很多种菜,什么香酥鸭,烤鸭,炖鸭汤,北京填鸭,等等等等,而鸭蛋还可以制成咸鸭蛋,鸭子太宝贵了。谢谢鸭子!

咸鸭蛋

任溶溶

我出差的地方是思南。刚到那天的晚上,看到对岸有“凯里酸汤鱼”的巨大的霓虹灯,还激动得一塌糊涂——之前的电影《路边野餐》,让我对这地方有莫名的好感(就像好多人不知道思南在哪里一样,我也不晓得凯里其实是去千户苗寨的必经之地,成名早在电影前)。直到搜李家沟的时候才发现思南离凯里好远的说,而那个酸汤鱼也因为行色匆匆,在它楼下经过了三次都没有吃上。但是我还是觉得自己和贵州和凯里更亲近了,回来就打算三刷《路边野餐》。

北京沈大小姐爱猫,并且终于在一年前从公园里收养了一只,取名胖胖(后来查谱系才发现是挪威森林猫,但我觉得品种不重要,缘分最重要)。

我有一些脑洞大开的的朋友,看到《一句顶一万句》的刘蓓,惊诧于伊居然像倪萍了,再回想起《过把瘾》中的贾玲,就各种唏嘘。

讲真,倪萍姐姐不大上电视的时间和我不大看电视的时间好像是同步的,所以伊在我心中永远是一个就算穿了华服都能娓娓道来的亲切形象(另一个能这么娓娓道来的人是李安,排名分先后),就完全不觉得伊有什么问题。

今天这标题都是从倪萍姐姐那本书来的——“拾不起的碎屑”是《日子》里面我觉得最动人的一章,比妮妮的故事更能打动我(讲伊被另一个更华服的女人——翁倩玉小姐——默默地刺激了一把的后台小事,和刘晓庆《我的路》里面省两片西瓜给妈咪吃还要假

称“带着妆呢”有得一拼)。略有不同的是,我的这些碎屑是本人非常之乐于去捡,去保管并珍惜的。

最近经过我办公桌的人都会注意到一支站着的笔上有个手绘的指套一样的东西。那是同事的女儿爱米粒小姐做的手工,本来是戒指吧——我也说不好创作者的本意(大概爱米粒小姐自己都说不出来或者压根儿就忘了这本意,大艺术家往往都这样),就觉得套这笔上挺好,不对,更好:被底座支起来的笔固然挺有设计感,但是因为它加了认得人的记号,才是有温度的设计了。

好友谈生爱种花,对我的三脚猫一样的园艺兴趣非常之鼓励。我也本着无知者无畏的精神,吾道不孤一样地爱看伊

写的那些植物文章。伊最近在“夜光杯”写的《朱顶红》,说到随父母支内去贵州,在医院的苗圃里第一次认得的这种球根花。我前不久正好去贵州出差,就问伊当时去的哪里,答曰“李家湾,山沟沟附近的一个小

拾不完的碎屑

马塞洛

站”,就当即用“度娘”找到了周边的三个李家湾,就目瞪口呆了。还好谈生思路清楚,说应该是铁路边上的,于是找到第四个,真相才终于又大了个白。谈生的贵州经历和我随家母去歙县干校的那一段蛮像的,所以我觉得弄清楚地方很有意义,就算是看着百度地图,都有一种身未动、心已远的满足感。

我出差的地方是思南。刚到那天的晚上,看到对岸有“凯里酸汤鱼”的巨大的霓虹灯,还激动得一塌糊涂——之前的电影《路边野餐》,让我对这地方有莫名的好感(就像好多人不知道思南在哪里一样,我也不晓得凯里其实是去千户苗寨的必经之地,成名早在电影前)。直到搜李家沟的时候才发现思南离凯里好远的说,而那个酸汤鱼也因为行色匆匆,在它楼下经过了三次都没有吃上。但是我还是觉得自己和贵州和凯里更亲近了,回来就打算三刷《路边野餐》。

北京沈大小姐爱猫,并且终于在一年前从公园里收养了一只,取名胖胖(后来查谱系才发现是挪威森林猫,但我觉得品种不重要,缘分最重要)。

胖胖爱吃狗尾巴草来助消化(医食同源,谁说不是呢),大小姐就是去公园里薅,后来薅了一只花盆种特供,最近还在改进耕作技术,根据张大夫的意见把草籽由深埋改浅播了……自从家猫因病医治无效后,伊发的票圈就是我最爱看的之一(陈公子家的胖子也嗲,她手绘的胖子霞其嗲),让我从云养猫里面获得了极大的慰藉。

总之,我的大大小小的朋友们和我一起构筑了一个充斥了各种鸡毛蒜皮的生活,有的是物件,有的是事件,更多的是回忆。作为一个散漫自珍主义者,我愿意把这一切向高大上地命名为:我的诗意生活。



明月二三事

陈丹燕

意识流

我想起自己大学时代对意识流的喜爱,那是一个年轻的作家对内心世界与外部世界关系的好奇,是对现实主义地描写外部世界的

不满,是对自己如何讲述故事的探索。然后,借着意识流的写作手法,我慢慢地找到了自己看世界的立场。

我想自己一直就是个沉迷于描写的作家,那些细物,手势,眼神与光线,气味,一直都勾着我的魂,对它们的描述一直都是我纸上最大,也是最经久的乐趣,就像果戈里小说里那些无所不在的思辨,那是他抒情的插笔。这种天性里对细节的热爱,对时间鸿沟的感受,它们其实都引导我走向了意识流。

在我大学的时代,意识流是一种西方作家尝试的写作手法,三十年后,我意识到它是我汇通世界的立场。

秋色中的墓地,夕阳西下,寂静如天籁。

浦东三林塘人吕文明手执一炷点燃的香,口中念道:“老师,我来向您致敬!”

吕文明深情的向墓地主人恭恭敬敬地鞠了三个躬……很多年后,已是著名摄影家的他,依旧深情地记着那个秋天的午后。他说:“当我向他鞠躬时,我看到了他在九泉之下正朝我微笑。”

当年,古老的三林中学,有一位地理老师,启蒙了学生吕文明的英雄梦。他至今记得,在初中第一堂地理课上,老师转着放在讲台上的那个地球仪说:“南极、北极和我国的青藏高原,这就是地理意义上的世界三极。在座的同学们如果有谁未来能到这三极中的任何一极,老师便拜你们为英雄……”

年轻人的梦想之火便被如此点燃。今天,这位著名的摄影家,上海浦东摄影家协会主席不仅早已去了三极,还几乎走遍了全世界。为了拍摄企鹅,他套着睡袋,守在南极冰盖整整七天七夜;他乘火车去格陵兰,再坐上邮轮去北极,就为了拍摄北极熊顶出冰盖的壮观。他登上喜马拉雅山,含泪放声高歌《青藏高原》。完成了艰苦而又富有挑战的三极之旅后,他便匆匆来到早已故去的老师墓前……

这位自喻为三林塘的农民,还曾是部队的文艺兵。几年后,一位来自大巴山的女兵成了吕文明的战友。再后来,这位叫刘晓庆的姑娘凭借电影《小花》,开启了她在中国影坛长达几十年的大红大紫之旅。战友间笑侃,这叫三林塘遇见大巴山,吕文明共事刘晓庆。

十年军旅生涯,让他情怀满满。在用他的镜头关注、记录和定格这个世界的同时,他还意另一份情怀,那就是让他所到之处的人民能够了解中国人的情感,为此他想到了可爱的熊猫。

他告诉我说,虽然不是所有的外国人都熟悉中国,但相信他们只要一看到熊猫,就肯定会想到中国。于是,他的旅行拍摄,总有吉祥物熊猫伴随。无论在极光下的北极营地,还是在寒冰裹挟中的雪域高原;无论是在酷热难耐的非洲屋脊,还是在南美洲的热带雨林,中国“熊猫”必入画面:爱斯基摩人与它为伴,夏威夷土著人拥它入怀,非洲原始部落的孩子为它起舞……

吕文明感慨他人生的三个关键点。

三林塘是孕育了他生命的地方,虽然出身寒苦,但这片土地上弥漫着的亲情以及对他未来人生的启蒙,让他难忘和难舍。所以,无论他今天走到哪里成就如何,他永远自喻为“三林塘人”。而军旅生涯,则成就并完善了他的人生。多年来,事业有为,声名远扬,他依旧会为自己曾经是“当兵的”而自豪。今天身处陆家嘴,作为浦东摄影家协会主席的他,不仅足迹遍及全世界,更是尽情倾心地拍摄了一万多张见证上海和浦东发展,为世界留下了弥足珍贵的关于陆家嘴的影像。这些影像中,有许多图片不仅在世界各大影展上屡屡获奖,还被中国、法国、俄罗斯的画廊和博物馆以及美国黄石国家公园所收藏。

书房不管搬到哪里都一直叫做“轩窗”,明请看本栏。诗意生活

三林塘人吕文明

刘沙

惊鸿一瞥

